

老行业 新面孔——宝瑞通典当行系列报道之三

史册艺术升阶

标本一：艺术家张大力
继续流浪在北京！

张大力

职业：画家
1987年至1989年居住在北京圆明园，是第一批进驻圆明园的职业画家，著名纪录片《流浪北京》的主角。

吴文光纪录片《流浪北京》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圆明园的一个破败的出租房内，流浪画家将一张张油画作品铺在地上当作“地板革”……也许是对这个镜头印象太过深刻，记者一直就想见片中的主人公张大力，但采访并不顺利，先是他去了香港，等回来了又有事，紧接着就是那场北京今冬最大的雪，因为之前的几次经验，记者知道，根本没有出租车愿意去连公交车都没有的环铁黑桥艺术区，所以直到发稿时止，记者还是没有去成张大力的工作室——这个他在北京的第七个“家”。

圆明园的自由时光

1987年，北京工艺美术院第一届毕业生张大力没有服从国家分配回到故乡东北，而是不顾一切地留在了北京。没有户口，没有档案，没有身份，一心想当自由画家的张大力顺理成章成为了“盲流”。

想要在北京漂着就得解决吃饭、睡觉的问题，经过朋友介绍，张大力来到了圆明园村，以每月2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当时中关村还是一片荒凉，圆明园是标准的村庄，“农民房安静，风景也美，而且圆明园废墟没有围墙，也很少有游人去参观，我们还可以在福海游泳”，除此之外，张大力还能每天跑到临近的北大蹭听名人讲座，顺带在食堂里吃饭，两毛五就能管饱。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那时候很穷，但内心充满希望，我全部的生活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其他的我不负任何责任。”张大力告诉记者，这算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时期”，没有商业社会里的竞争和压力，时间自由支配，可以慢慢地骑车去美术馆看展览，看完后在那里的走廊再坐上两个小时。白颐路是张大力最喜欢的路，两面和中间有高大的杨树，但前几年拓宽马路时砍光了，而此时的艺术，根本没有市场的概念，艺术家都是找别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我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给杂志和书籍设计封面和画插图，我的同学都分配在出版社，可以给我些活儿。”

1987年的圆明园村只住了三个艺术家：画家华庆、戏剧导演牟森和张大力，他们正是吴文光《流浪北京》的主角。到了第二年，来圆明园的艺术家开始多了起来。2月份的时候，张大力在美术馆碰到一个外地画家，他说没地方住，张大力就让他到自己圆明园房子里住几天，没想到第二天来了七个人，整个屋子全是人，把张大力一个月的生活费一下子吃光了。恰好这时，《美术报》的陈卫和女士

写了篇文章《北京的画家村》，一经发表影响很大，后来“画家村”的形成就和这篇文章有直接关系。加上《流浪北京》的影响，大批非北京籍的艺术家朝圣般地来到了圆明园一带，这是中国艺术家群落的源头。鼎盛时期，艺术家人数曾达到过三四百，“画家村”俨然一副摩肩接踵、熙来攘往的热闹情形。1991年12月，这个艺术群落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展览，几乎包括了当时在圆明园画家村居住的所有画家的作品，这是圆明园画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但此时，张大力已经离开北京远去意大利。

随房价漂流

1995年8月，张大力携妻女回到北京。“我没想到会出国，也没想到在国外一住就是六年，更没有想到这个国家后来有了艺术市场，有了画廊等等。我没想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反正我的职业就是画画”，要画画就得有工作室，张大力最初在麦子店（现属于朝阳公园的一部分）租了两个地方，几年后因为奥运会拆迁，只好搬到六里屯的一栋居

从圆明园的时期算起，张大力在北京共租了7个工作室。从西北的五道口，到东北的崔各庄，一路搬迁了20年的时间。和圆明园时期相比，张大力的飘逸长发已经剪短，而物质上更是发生了巨变，但他似乎依然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在北京找一个“家”。

民楼里。“那地方实在太小，无法将雕塑一类的艺术品搬进搬出，即使画画，还只能画一米五以内的尺寸。”在麦子店工作室拆迁前的三天他才收到通知，张大力跟房东据理力争将交了一年的房租要回来一部分，但装修的花费还是没有任何补偿。

2005年张大力又将工作室安放在草场地，这个离798最近的艺术区。这次，他是从二房东手里租过来的。所谓的二房东，即先从房东那里整片地租来，然后再打碎分租给艺术家，价格是1元/平方米/天。据说房租已经比之前翻了三倍，但比较798的价格还是很便宜的。房子里没有暖气，还要交管理费，水费和电费也奇。后来，草场地开始有进驻，房租也提高到了2元/平方米/天，于是，张大力和很多艺术家一起开始寻找稍远一点而更便宜的地方——黑桥艺术区。黑桥地处崔各庄乡黑桥村，之前还是一片菜地，嗅觉敏锐的当地农民闻到了商机，用从城里拆迁的旧砖废料盖起了一排排简易的库房，他们把这些库房租给艺术家，从严格意义上算来，这些都是非法建筑物，但价格只有0.65元/平方米/天，所以艺术家也就顾不得深究了。

张大力现在的工作室很大，装修花了不少钱。去年秋天有拆迁人员来村里测量村民的房屋面积，大家都紧张，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拆迁时间。对艺术家们来说，推土机随时会在某一天的早晨突然降临。“不过我习惯了，心理承受能力极强，都有些刀枪不入了，到最后时刻再搬走也不迟，不过，去哪儿我还不知道。”张大力显得很坦然。

在时常搬迁的张大力看来，艺术家这次将“拆迁”题目放大了，“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搬来搬去的。看看我们周围的人都是临时的打算，三五年一搬是常事，没有恒产，人们内心无法久安，不过我们都习惯了”。

20多年后又回到原点

1983年，张大力来到了北京，这是他最喜欢，也是住得最长久的一个城市。“我来时城墙当然被拆了，梁思成的事也听说过，但北京的格局并没有变，故都的感觉使人温暖。从东四十条往东华门方向走，穿过剪刀胡同，或者向右拐到雍和宫，那些胡同里都长着北京特有的老槐树。”在北京25年，他也目睹了画家们境遇的变迁，“现在从事艺术的人群比二十年前多了无数倍，因此应该有更多的艺术区容纳这些精神冒险家，才能使他们更有安全感和不孤独”。

到今年，张大力已经47岁了，除却在意大利生活的6年，41年都是活在中国的。据他观察，这个国家就是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不一样。他说因为市场的原因促使艺术家团聚在一起，这导致中国艺术区的市场化、商业化比国外艺术区更迅速，比如798，10年不到的时间里，房子租赁价格已经上涨到了8元/平方米/天，现在那里几乎没有没有艺术家的工作室了。“更糟的是大部分艺术区产权不明，不知房主人是谁，合不合法。”

从圆明园的时期算起，张大力在北京一共租了7个工作室，从西北的五道口，到东北的崔各庄，一路搬迁了20年的时间。和圆明园时期相比，张大力的飘逸长发已经剪短，物质上更是发生了巨变，但他似乎依然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在北京找一个“家”。

20年的时间足够摧毁很多人的精神，或扭曲生活。我是想在北京找一个点，但二十年了也没固定，也没找到点在哪里，看来还得继续流浪。”所以在张大力的作品中，常有着农民工的身影，他也曾自诩为“民工”，“抛弃土地，来到城市，寻找梦想。多年的努力，最希望还是找到一个点，一种认同”。☐



张大力的流浪史

1987年,张大力来到圆明园,随着居住画家越来越多,北京第一个艺术区“圆明园画家村”开始名声远播。1995年,由于户籍制度介入,画家村被迫解散,其中的一部分艺术家集体搬迁到宋庄小堡村,这也是宋庄艺术区的源头。

1995年,张大力在麦子店纺织厂租下工作室,现在该住所变成了朝阳公园的一部分,除了摇滚音乐节期间,已经跟当代艺术没什么关系,这是圆明园“画家村”解散之后,798艺术区建立之前,北京艺术区还未成气候,艺术家们都散落在各地工厂或者居民楼里。不久麦子店工作室因为奥运会而被拆,张大力就搬到六里屯的一家居民楼里。

2005年,张大力搬到草场地,798从2001年开始渐成气候,由于画廊、商店、酒吧的陆续进驻,租金水涨船高,艺术家们陆续搬迁到离798最近的草场地。

2008年,张大力来到了黑桥艺术区,由于画廊的进驻,草场地、环铁等艺术区的价格也在陆续上涨中,艺术家再次搬迁到更远的城乡结合部,到目前为止,朝阳区东北角已经形成了以798为中心的大量艺术区——但2009年末,这些画家工作室又再次面临被拆迁的命运。

1. 张大力和他1999年在平安大道做的作品。
2. 3. 圆明园画家村群像(徐志伟摄)
4. 朝阳公园绿草场上的北京流行音乐节
5. 6. 7. 环铁里的草场地艺术区
8. 张大力的黑桥工作室

张大力北京流浪地图

